

# 他年此時——張鶴華虎穴餘生

王立楨

## 提 要

本文是摘自「飛行員的故事」第一集，該書係王立楨先生走訪多位飛行員之後，於民國94年出版，書中故事並不是講述軍中高階長官，而是一般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所遇到的狀況。王立楨先生是覺得那些故事如果不記載下來的話，多年之後就沒有人知道那些人曾經為國人做了一些什麼，所以他到目前已經出版了四本「飛行員的故事」，記載了五十餘位飛行員的故事，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民國五十一年初秋，空運隊的張鶴華上尉被選中前往美國接受C-123型的機種換裝訓練。一道前往的四十五人中除了飛行員之外，還包括了領航、通訊、電子及機械等專業人員。

當時因為空運隊的主力機種C-46已屆退休年限，所以被派出來受訓的軍官們都以為他們此行是為了接收將取代“老母雞”的新型飛機。其實不然；他們是另一波中美合作遏阻共產集團擴張的生力軍，那批C-123將用在敵後補給與電子偵測任務。

本來這個代號為「南星一號」的換裝訓練期限是六個月，然而訓練剛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蘇聯在古巴所裝設的飛彈引起了美蘇兩大強國間的空前緊張，甘迺迪總統下令全球美軍進入備戰狀況，並取消所有訓練活動。這樣一來南星一號的受訓成員只有提前返國，在國內繼續沒有完成的飛行訓練。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換裝訓練完成，所有人員及五架C-123也正式加入第三十四中隊。

也就是那時，所有的換裝人員才了解那種新飛機的真正任務。

提到越戰時，大都想到的是19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戰爭，但是早在60年代初期美國軍隊正式參戰之前，就有許多以顧問為名的美軍在越南默默的為阻止共黨赤化南越而努力。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這方面不但有堅強的反共意志，更有著豐富對付共產黨的作戰經驗，於是美軍暗地裡要求中華民國派出空勤組員協助美軍作對北越的敵後補給及電戰工作。在這種情形下，剛完訓的五組C-123組員就在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底到達西貢，開始執行對北越的敵後空中任務。

當時北越雖然在中共及蘇聯的援助下獲得了許多先進武器，但是因為缺乏實戰經驗，所以在夜間空防方面比中共遜色的多。開始有幾次夜間低空進入海防及河內等大都市時，地面連燈火都沒管制，這對那些身經百戰的三十四隊成員來說真有如夜間暢遊大觀園似的輕鬆。



隨著時間的演進，越戰也逐漸開始白熱化，敵後的空中任務也日趨艱難；1964年10月初，一架由賈叔鼎所駕駛的C-54，在執行對北越敵後工作人員作空投補給任務時失蹤。兩天之後C-123機組也接到命令對奠邊府附近的敵後工作人員執行運補任務，奉命出擊的飛行員是張鶴華，陳典聰及賀威遠三名猛將，同機的組員還有杜銳及何光昭兩位領航官，龍秉富及張建邦兩位反電子作戰官，再加上機械官及空投士各一名。

任務提示時，美軍的情報官特別強調目標區的地對空砲火相當密集，而且由雷達所控制的高砲命中高度高達兩萬呎，因此絕對要非常的小心，不要給敵方有可乘的機會。

當天晚上六點多，那架C-123滿載著預備空投的補給品由西貢起飛，第一站是位於非軍事區南方的峴港，在那裡落地加滿油之後才是當夜的重頭戲。

十一點正，那架沒有任何標幟的C-123滑上了峴港跑道。陳典聰及張鶴華再將儀表板上的指示重新檢查了一遍，所有的指針在昏暗的螢光下指著一切正常，兩人互相對看了一眼，點了點頭。就在這點頭之間包含了兩人多少的默契，打虎須要好兄弟，反共作戰的沙場上更須要配合良好的夥伴，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共同作戰，已經使他們在飛機上不用言語就可以合作得天衣無縫。

由峴港起飛之後，馬上向東出海，然後藉著些許由雲縫中透出的月光及雷達高度表，他們將飛機保持在最低安全高度(Minimum Safety Altitude, MSA)在南中國海上向北飛去。

午夜剛過不久，領航官很準確的將那架飛機帶到了北越境內的登陸點，由空中望去看那個沿海小城的點點漁火，成了當夜長途航行上的一個顯著的檢查點。

飛機在海防附近登陸之後，依照地形的變化而逐漸爬高，但是始終保持在離地500呎以下的高度飛行著。按照計劃飛機在距離奠邊府郊區的目標還有50哩的時候，ADF應該可以測定到敵後工作人員所發出的電訊，飛機在電波引導下前進到距離3哩左右時，該可以看到地面用火所點的T字布，然後飛機高度將降低到50呎左右，在通過T字布時將補給品投下。

因為敵後工作人員所使用的手提電台是靠乾電池的電力，所以經常會因為電力不足而導致電波微弱而難以定位，到了目標區20哩範圍之內還收不到訊號是常有的事。

當天飛機剛飛近50哩的範圍之內就收到了電波，而且訊號非常的強，機上工作人員看著ADF接收器的反應還開玩笑的說這次地面一定是用了新的電池。等飛機離目標區尚有5哩的時候，在黑暗的正前方就隱約的看到了地面的火光訊號，這下子張鶴華覺得奇怪了，這麼遠就看見地面的火光，地面得燒多麼大的火？他轉頭看了看陳典聰，剛好陳在那時也轉過頭來，陳典聰看見張鶴華眼中狐疑的眼光，他馬上知道張鶴華在想甚麼了，他搖了搖頭，表示他也懷疑其中有詐！

離目標區越近，地面的火光越明亮，陳典聰及張鶴華兩人就越發小心。在無法與地面作直接口頭無線電通訊的情形下，為了達成任務，他們只有一方面按照計劃降低高

度，準備將補給品如期投下，另一方面也更注意周遭的環境，預備一旦有狀況發生時可以隨時作出迴避的動作。

距目標一哩時，飛機的高度已經降到離地100呎左右，張鶴華將襟翼及起落架放下以減小飛機的空速，後艙工作人員也將後艙門打開，預備在通過目標時一次將補給品投下。

「六、五、四、三．．．」就在空投倒數到三的時候，飛機的正前方突然爆出了像是慶祝國慶日煙火似的曳光彈火燄！各類的輕重武器似乎全數出籠的來攻擊這架無武裝的運輸機。在這裡的敵後基地顯然已經為越共所破獲，而且設下陷阱來攻擊前來補給的飛機，前兩天失蹤的賈叔鼎說不定也就是如此中了越共的埋伏而失事的。

張鶴華見到機頭前面的火網時，頭一個念頭就是：「糟了！中了埋伏！趕快離開這裡！」他趕緊先將襟翼及起落架手柄拉上，陳典聰也下意識的將油門推桿推上，然後不約而同的兩人同時將駕駛桿推下；這實在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決定，在那種低空狀況，若不是經驗老到的話，沒有幾個人會想到要推頭低空脫離，然而他們兩人的默契及對敵人武器的了解，使他們知道在那時拉高機頭爬高的話是絕對躲不過敵人的雷達高砲的，俯衝下去貼著地面以高速脫離的話，還有逃脫的機會。

當飛機對著地面俯衝下去時，坐在後面的幾人並不了解為何兩位飛行員在密集砲火當中不但不趕快爬高逃出險地，反而對著砲火俯衝下去時，都嚇得大叫：「張哥哥，你

不要命啦？再低就要撞到樹了！」

駕駛艙風擋前漆黑的夜色中夾雜著各式武器發射時的火燄，張鶴華與陳典聰兩人根本看不清楚前面的情況，也不知道砰然作響的機身蒙皮是因為中了機槍子彈還是真是如後艙電子官所說的撞上樹了？他們只希望能再撐個幾分鐘，飛過這個敵人的埋伏點再說。

飛機前面隱約的出現了一條銀色的帶子，張鶴華知道那是目標區附近的一條小河在月光下的反光，他趕緊將飛機飛到那條小河上空，然後再降低一些高度，讓飛機貼著河面快速前進。地面的砲火也在那時逐漸的被拋到機後。

脫離越共的砲火之後，陳典聰及張鶴華兩人才鬆了一口大氣，慢慢的將飛機拉高。後艙的幾個人檢查了一下飛機的狀況之後，發現除了機身蒙皮被機槍打了許多個洞之外，其他部分似乎沒有甚麼損傷。更幸運的是所有人員都沒有受傷。

那架C-123在破曉時分回到了峴港，落地之後全機組員小心的將飛機上所有的大小彈孔算了一下，竟有156個洞，其中有幾顆彈孔離操縱線的鋼繩還不到一吋，機腹也有明顯的與樹木擦撞痕跡，他們能安全的歸來真是僥天之幸。

張鶴華後來又在三十四隊服務了一年多，民國54年他被選中派往西班牙的指揮參謀大學深造。兩年後歸國時行囊中除了有指揮參大二十一期的畢業證書外，還有一張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的畢業證書，原來他平時就對音樂非常的愛好，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在

新竹服役過的人都該記得飛行員宿舍中經常傳出的優美琴聲，因此趁著在西班牙參大受訓的機會，順便到素負盛名的馬德里皇家音樂學院專修小提琴，並取得教師資格。

民國56年由西班牙回國後，因為他的飛行技術優異，因此又被選到總統座機組擔任飛行員；四年之後以西班牙語的專長，借調外交部任中南美司專員，民國63年由空軍榮退，移民美國舊金山，在這裡他又開始了人生的另一章，他重拾書本回到大學去完成20多年前未竟的願望，原來在加入空軍之前他是中大附中保送西南聯大的高材生，一心想做一個救世濟人的醫生，日寇的侵襲使他放下課本加入空軍，如今在解甲歸田之後，回到學校將學業完成，並在加州大學(UCSF)從事病理研究工作，他在從事醫學研究的同時也在公餘時間研究美國稅法，由加州大學退休之後，他又考取了美國聯邦稅務局（IRS）

的稅務師執照，公餘在舊金山灣區從事稅務方面的工作。

後記：這篇文章在民國85年9月的「中國的空軍」雜誌登出來後，曾有人問我為何飛機上的組員會稱張教官為「張哥哥」，其實這也是有典故的。原來張教官在年輕交女朋友時，每當進展到某個程度，他都會怕自己的職業不能帶給女孩一個安穩的家庭環境，於是每個女朋友都以收成乾妹妹收場，所以在部隊上大家都戲謔的隨著那群乾妹妹們稱他「張哥哥」。最後張教官真是在離開飛行部隊後才結婚成家。

###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C-130運輸機(照片提供：張洲豪)